

陝西傳統劇目彙編

秦腔

第六集

陝西省文化局編印

陝西傳統劇目彙編

秦腔

第六集

陝西省文化局編印

一九五八·西安

目 录

1	一字獄	(1519)✓
9	孤兒記	(1579)✓
✓ 6	興善菴	(1651)✓
✓ 17	戴寶珉	(1707)✓
✓ 4	雙姁記	(1741)✓
✓ 7	呆迷記	(1805)✓
2	人倫鑑	(1845)✓
✓ 10	鬼教育	(1881)✓
✓ 8	鬧督院	(1905)✓
✓ 5	四林湖	(1917)✓

一字獄

李桐軒 編

劇情

四川制台賈正學之妻弟、為泸州鹽厘委員、重稅激民暴功、賈命鎮台宋興征勦。宋之友人萬人傑勸之不从、遂剿杀泸州三十六烟村百姓。逃出鄭全真及其女兒若蘭、至夔州府、适逢学院考試、若蘭父女即写好冤狀、仰求众举子帮忙、万人傑为之首、倡罢考要挾学台、專摺奏聞朝廷。朝廷即命周作人为欽差、赴四川查办、周到川后、制台行賄不得、利用候补知县刁迈朋与宋兴交好之便、遂換扎文“勦办”为“查办”、移禍与宋兴、宋兴被斬、刁迈朋因升官夔州府、攜妻上任、路上为宋兴阴魂制死。

场 次

第一回 捫 心
第二回 殃 民
第三回 义 憤
第四回 起 摺
第五回 探 旅

第六回 卻 賄
第七回 献 計
第八回 換 札
第九回 人 罰
第十回 鬼 責

人 物 表

万人傑 小 生 生 員
宋 兴 淨 鎮 台
刁迈朋 丑 候补官
参 将 副 淨
郑若蘭 小 旦 全真女
郑全真 老 生 若兰父
周作人 末 学 台
赵天泽 正 生 欽 差
賈正学 老 丑 总 督
臬 台 外
盐厘委員 杂 正学戚
吳 氏 正 旦 宋兴妻
宋兴子
宋兴女
刁 妻 貼 旦 迈朋妻
刁 女 花 旦 迈朋女

段 貴 杂 跟 班
卒
店 家
四丞差
众人役
書 办
探 馬
前 站
轿 夫
侍 卫
戈 什
門 官
創 手
監斬官
尼 姑
轿班头

第一回 捫 心

(万人傑儒巾上)

万人傑：(引) 少小多才学。

平生志气高。

(詩) 不可求时莫妄求。

妄求徒作小人流。

关心寄語凡夫道。

丹桂嫦娥有月球。

小生万人傑、表字俊卿、本貫四川夔府人氏。十五入泮、宗师見愛、提入城都書院肄业。不料父母相繼去世、因而不曾娶妻、并耽擱了兩回乡試。如今服闋換綵、已是二十一岁、心想功名成就、再好論婚大家。昨日聞說提学周宗师、案臨夔府、正要应试回家、偏有这里一位鎮台、名叫宋兴、具帖来請。他与我前在浙江、算是孩提旧交、只好前去拜望一回。

(唱) 天不幸年幼时双亲弃养。

又何心求功名雪案螢窗。

富易交貴易妻古人常誚。

图科第权只当彩凤求凰。(出門上鎖繞场)

要回家将宋兄本該造訪。

他偏来請小生共話衷腸。

走过了許多的大街小巷。

望只見营門內細柳飄揚。

誰在这里。

(卒上)

卒：万先生来了。我們大人等候多时、請到客厅坐。

万人傑：請。(坐)

卒：稟大人、万先生到了。

(宋兴上)

宋 兴：(引) 平生爱友如同胞。

(刁迈朋上)

刁迈朋：(引) 只为黃金論結交。

万人傑：(起) 这是宋仁兄。

宋 兴：哈哈、賢弟到来。(顧刁迈朋) 你們二位还莫見過面。我为你介紹一下。(举手向刁迈朋) 这位是湘阴刁迈朋、在候补班中、要数第一个紅人。

万人傑：久仰。

宋 兴：(举手向万人傑) 这位是夔府万人傑。

刁迈朋：(惊) 怎么怎么、万人傑就是他。(前連揖) 作揖、再作揖。失認、失認。

万人傑：小生有何德能、敢当刁君这样恭維。

刁迈朋：先生課卷、被人抄写傳誦、就是三岁孩子、都曉得鼎鼎大名。今年大魁、定是先生了。

宋 兴：今日这番薄意、特为万賢弟餞坊、請坐。(分客主坐) 看酒来。(卒摆酒) 請呀。(众飲)

(唱) 但愿你平地雷声云直上。

到后来作一个国家栋梁。

刁迈朋：請呀。

(唱) 这一回定然是名登金榜。

羨天才占全了經濟文章。

万人傑：維恭過當、實不敢當。

（唱）即便是功名成出將入相。

也不过作一次大夢黃梁。

況世事和人情烟雲萬狀。

得失事從沒有公道主張。

刁近朋：哈哈、這話未免過慮。先生文章、我知道是有價值的。

（卒持柬上）

卒：稟大人、制台差人送來札文一道。

宋興：待我看过。（看）哎呀不好。

万人傑：什么事、什么事。

宋興：泸州有三十六烟村百姓、一齐反了。

刁近朋：这还了得。

万人傑：（笑）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我且問你、兵馬糧草、招集多少。

宋興：現已打了盐局委員、逃回成都、难道还是假么。

万人傑：沒有头目、沒有招集兵馬糧草、只打盐局、便不是造反。
这是委員加重稅則、民不能堪、因而暴動、情節顯然。制台命你怎样。

宋興：命我前去征勦。

万人傑：你的意見如何。

宋興：我們軍人、只知服从、还有什么意見。

万人傑：這話錯了。公理公法、是人該服从的。論公理、这事應該懲罰貪污官吏、安撫百姓。論公法、國家養兵、原為對外、若對內地人民、只可用巡警彈壓、豈有用兵之理。制台听盐委一面之詞、下此札文、不合公理公法、还服从了个什么。

宋興：賢弟、还是你錯了、我們軍人、服从的长官命令、講不到

公理公法上。

万人傑：这話实实是你錯了。

宋 兴：怎見得我錯。

万人傑：服从长官命令、乃是和敌人交仗之时、因为軍情万变、不能使人人明白、只可听号令而行。所以孙子書上說、善用兵者、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你看清白、那是和敌人交战之时、不是領兵从國中起身之时。今日制台命你征勦百姓、你可知良心的命令、更要緊嗎。

宋 兴：什么是良心命令、怎么比长官命令还要緊。这話我不信、我不信。

万人傑：不信由你。孟子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若心里辨不清是非、那就不是人。軍人資格既高、还有是非之心沒有。若有是非之心、便是良心、良心便是天理、你看还是天理良心要緊嗎、长官命令要緊呢。

宋 兴：賢弟、据你說、今日这事、該怎么办。

万人傑：据我說、你見制台、劝他收回成命、泸州百姓、感你再生之德、制台也沒有偏信小人之过。盐委遭这一番挫折警戒、他下次不敢貪財害民、也成全他、学为君子。易經上說、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你看何如。

宋 兴：这样甚好。

万人傑：既这样办、小弟才得放心。就此告辞。

宋 兴：賢弟起身在即、不能屈留、我就奉送。

万人傑：不敢当。（下）

宋 兴：哎。

（唱）万賢弟他講出一片正理。

把鄙人化做了釋伽牟尼。

扭回头見刁兄穩坐不語。

手拈着八字須弄眼挤眉。

刁仁兄、你怎么坐在这里、一言不发。

刁迈朋：哈哈、我听那書呆子講話、只觉好笑。

宋 兴：可笑什么。

刁迈朋：你却曉得、这盐局委員是个誰呀。

宋 兴：不知。

刁迈朋：他是制台大人的內弟、他姐姐是制台第七房姨太太、年紀正轻、制台一天还是曲意奉承、要买姨太太欢喜。你想劝他收回成命、此事必不成功、徒徒得罪了一个如夫人。你再想你这官是容易来的嗎。

宋 兴：是呀。

刁迈朋：若教制台生上气来、参你一摺、永不敘用。那倒图了个什么。

宋 兴：是呀。

刁迈朋：你把哥这話听下、沒錯儿。我就走了。

宋 兴：奉送。

刁迈朋：不送。（下）

宋 兴：哎。

（唱）刁仁兄他講的也有道理。

几句话說的我心窍轉迷。

前不是后不是无有主意。

好一似秃女子戴上鬚髻。（想）

这、我該听誰的話呀。万賢弟、刁仁兄、都是至好不过的朋友、难道誰还不与我尽心嗎。（良久）到底是万賢弟的話好。

（唱）論烟村三十六性命不少。

将心比誰沒有亲爱同胞。

为一个小鄙夫是非顛倒。

惨杀他真个是心上綁刀。

我想、正人君子、說一句話、都不肯諂媚权貴、况且杀无罪百姓、去諂媚人、如何做得。(又想)但只是为此丢官、却該怎处。(又想)怕什么、縱然丢官回家、难道就餓死不成。主意定了、我是要听万賢弟說了。

(唱) 千筹划万筹划主意已定。

杀百姓媚上司情理难容。

上院去請制台收回成命。

如不然罢官职还家务农。

慢着、慢着、我想拼上一官不要、單我一人罢了、我那妻妾、当了多年太太、怎样教她却紵棉紡綫。我那儿女、也做慣了少爷小姐、这粗布衣裳、如何又穿得上身。况且二老爹娘供給我讀書习武、費了多少銀錢、受了多少辛苦、我这一个官、却实实在在的不容易呵。

(唱) 縱然說大丈夫要重义气。

念妻子怎捨得丰食美衣。

况且我作此官很不容易。

講天良也須算吃虧便宜。(想)

呵、待我先計算計算。(想良久)噫、計算什么、我想良心是个虛的。誰也看不見、富貴是个实的、当下就能受用、还是刁仁兄的話是呀。

(唱) 这主意有什难斟酌不定。

講良心先累得妻子受穷。

又况且我奉着制台命令。

縱然間造下孽有人担承。

主意定了、我就服从命令、前去征勦。(又按心)哎呀呀、

这良心怎么只压不住。(又良久)不去了、不去了。(又自顧)
若还不去、丟掉了一身富貴、豈不可惜。(发狠)噫、說
什么、心不黑、官不紅、还要我硬逼住心口做。三軍們。
(卒应)明日点齐人馬、兵发泸州。(卒应)哈哈、这才
是、主帅尊严民命賤。一将功成万骨枯。

(下)

(参将帶卒上)

参 将：(引)柳营日暖旌旗动。

牙將风开角鼓鳴。

俺綠营参將。鎮台大人、命我教坊点兵、点兵已毕、只見
大人来也。

(宋兴帶卒上)

参 将：(見)参見大人。

宋 兴：人馬可曾点齐。

参 将：齐备多时。

宋 兴：如此兵发泸州。(下)

第二回 殃 民

(郑若兰淡裝上)

郑若蘭：(引)生逢乱世天难問。

最苦寻常百姓家。(坐)

奴家郑若蘭、泸州杏花村人氏。母亲去世、只丢奴家一个
女儿。爹爹郑全真、鬻門秀才、教奴讀書、学习文艺、不
輕許人、因而年过二八、尙在待聘。前日許多商販、打毀
盐局、委員逃走、附近人民、个个快心、奴恐禍事不远、
要和爹爹商量远避。这般时候、不見回来、教人好心焦

也。

(唱) 坐小閣不由人心中納悶。
生逢着邪乱世公理難伸。
老爹爹年紀高步履遲鈍。
愁只愁禍事起玉石不分。

(鄭全真上)

鄭全真：(唱) 大街上這幾天談談論論。
盡說的打委員鹽局關門。
除去了害民賊喜之不尽。
真不怪眾百姓高興萬分。

鄭若蘭：(起) 爹爹回來了。

鄭全真：回來了。

鄭若蘭：爹爹面帶笑容、有得何事。

鄭全真：街上老老少少、提起打毀鹽局一事、人人高興、教我怎得不喜。

鄭若蘭：哎呀爹爹、百姓無知、當然高興、孩兒恐怕禍事不遠。

鄭全真：有何禍事。

鄭若蘭：總督降下罪來、該怎麼樣。

鄭全真：(笑) 百姓就都沒長咀的。總督若降下罪來、我們把委員過惡、一下說出、他還想活嗎。

鄭若蘭：爹爹老得腐了、這般世界、你要和誰去講公理。孩兒將包裹行李、拾收已好、快快逃走。

鄭全真：哈哈、你怕什麼。

鄭若蘭：這事一定加罪百姓、我怕禍到。(哭) 爹爹舉步艱難、逃走不及。

鄭全真：我兒再莫要哭、為父和你逃走就是。但只是。(內放鎗)

鄭若蘭：哎呀不好、耳听鎗聲隆隆、想是官兵到了。你我快些走

罢。（背包裏）

郑全真：百姓納稅养官兵。

郑若蘭：养得官兵勦百姓。（下）

内：这些狗男女那里走。

（众男妇老少散髮上）

众：哎呀天爷爷、这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众兵上乱杀老者男者）

甲兵：这个好堂客、是我的。

乙兵：这个娃儿好、是我的。

丙兵：你们都把好的挑了、剩下这个老家伙、要他做什么、杀了。

（杀）

丁兵：再这小孩子、跟着他妈一路去。（杀）

众兵：走走、搜寻銀钱东西走。（下）

（郑若兰挽郑全真上）

郑全真：哎呀不好。

（唱）鎗声起吓的人魂飞魄散。

又听得男和女叫苦連天。

郑若蘭：（唱）費尽力扶老亲脱离患难。

官与民我不曉結下何冤。（放火）

郑全真：（唱）扭回头見村庄火光一片。

不由得颤兢兢兩腿发酸。（倒地）

郑若蘭：（扶）爹爹定一定神、将胆放正、扎挣些走、这里还歇不得。（走）

（唱）再努力走一程去乡便远。

惊弓鳥要隄防弩箭离弦。

郑全真：（坐）哎呀呀、实在走不动了。（内喊）

郑若蘭：爹爹、快将官道让开、怕是官兵从这条路回省去了。（拉全真避）

(宋兴带众卒上)

宋 兴：末将宋兴、奉命去勦泸州杏花村乱民、办事已毕、不免回省交令。三軍們催馬。(揚鞭下)

郑全真：(怒指)我把你老賊呀。(暈倒)

郑若蘭：爹爹、爹爹。

郑全真：哎。

郑若蘭：哎呀、这一口气才上来了。爹爹甦醒。

郑全真：(唱) 見賊人將財物駟馱車載。

又擄着許多的婦女嬰孩。

似这样作百姓沉淪孽海。

我何惜老性命与人除災。

郑若蘭：爹爹方才是怎么样的、几乎嚇杀孩儿。

郑全真：你看那些官兵、擄掠多少妇女、哭泣之声、一路不絕、教我怎得不气。

郑若蘭：这也无法奈何、如今官兵已走、請回咱家、爹爹将息身体罢。

郑全真：唔、这样伤心惨目的事、我还要这老命做甚、你爹父来、咱們上省告他一狀。

郑若蘭：爹爹、他們就是总督差来的。你还向那里去告。

郑全真：(怒) 难道就此罢了不成。走、上京去告。

郑若蘭：(扶鄭全真起行) 哎、爹爹。

(唱) 你莫要向城都去把冤訴。

有好官誰敢作总督对头。

从井中断不能将人搭救。

要小心莫失却一身自由。

郑全真：咱們走到北京、难道都告不下么。

郑若蘭：哎、爹爹。

(唱) 自古說万重深君門似海。
在日边在天上隔絕尘埃。
为冤屈撾登聞誰瞅誰睬。
况爹爹年紀迈儿是裙釵。

郑全真：(唱) 我的儿你莫愁为父年迈。
生在这盜賊世敢图自在。
古愚公能移山精卫填海。
要罢手除非是瞑目泉台。

郑若蘭：一路行来、已到夔府西門、貼着告示一条、待我看过。
(讀) 本月十三日、学院考試、文武生童、齐集勿誤。哎
呀、好了。不料这里有一好机会。

郑全真：什么机会。

郑若蘭：这話到了店房再說。

郑全真：店家那里。

(店家上)

店 家：客人可是歇店的。

郑全真：是呀。

店 家：这里各样俱全、不誤主顧、請进。(同下又下郑全真郑若兰
卸包裹坐) 客人吃些什么。

郑全真：我諸般不要吃。

店 家：你要什么、随叫就到。

郑若蘭：你們可有笔墨紙硯么。

店 家：有、我与你寻去。(下)

郑全真：儿呀、你要那些何用。

郑若蘭：我想咱們冤枉、这里就可以告、不上京去了。

郑全真：这是怎么說。

郑若蘭：学台不是在此考試么。

郑全真：学台比制台小的多、他能怎么样。

郑若蘭：他能專摺奏事。得他一个摺子、就能到皇上跟前。

郑全真：不行不行、他肯得罪制台嗎。

郑若蘭：我們作得一道冤狀、鼓动这里应试的文武生童、若能为此罢考、就能挟制学台、教他不能不起摺子。

郑全真：不行不行、咱們放下京城的聞風御史不寻、却要找那沒勢力的文武生童。这些人數既多、心不一齊、經年累月、也商量不定一个主意、稍經官坊威嚇、那团体即速就散了、是万不可靠的。

郑若蘭：秀才作事、原是这样、爹爹却不知他有几样长处。一样是正在讀書用功之时、天良尚在。一样是沒有官坊許多情面。一样是沒有顧恋的富貴。不怕甚么、作事不能持久、原是他的通病、孩儿却只用他一次、爹爹你看如何。

（店家持物上）

店 家：客人要的这些、我从考試先生处借来。再拿了他一張柬帖、免得客人买紙。

郑全真：有劳了。

店 家：好說。（下）

郑全真：儿呀、为父眼目昏花、灯下不能提笔、在此歇息歇息、你好生作一道冤狀罢。

郑若蘭：孩儿遵命。

（唱） 店房里挑殘灯拈笔起草。

忍不住伤心泪往下直抛。（写）

我先写苦难人泸州代表。

郑全真攜生女死里脱逃。

写冤狀为的是設关为暴。

无罪民冤遭了賊打火燒。